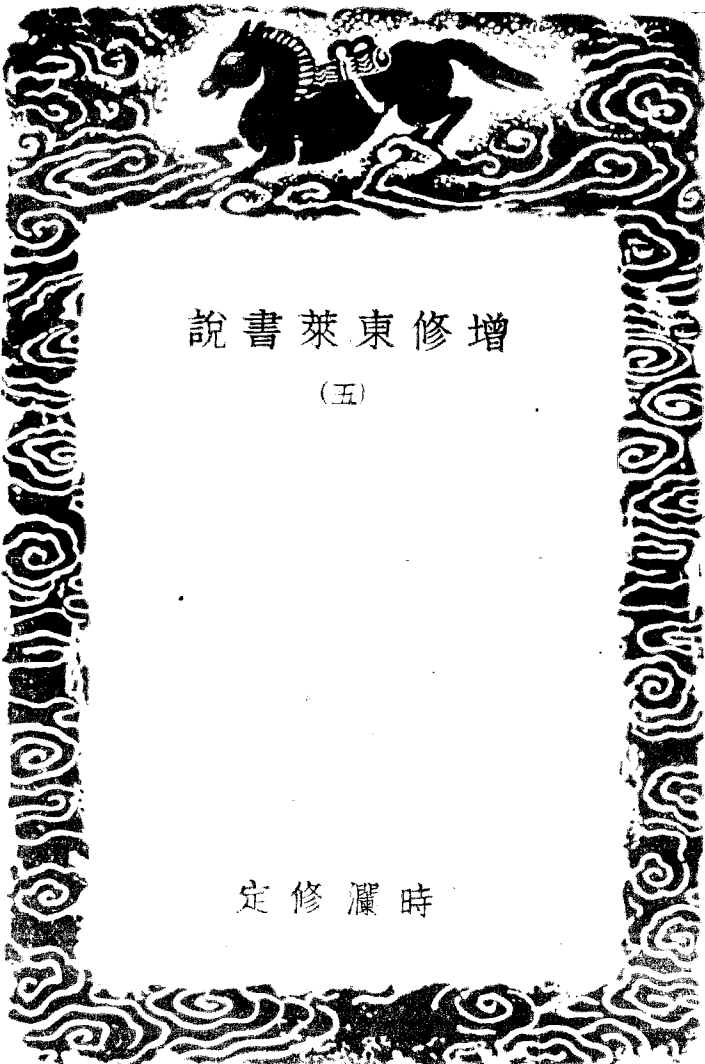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

五





增修東萊書說

(五)

時灑修定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說書萊東修增

冊五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修定者

時

瀾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翁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此幼沖。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棄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既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咸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甚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

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卽下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然於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合有攸司。則皆意爲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張帷幄者也。周公旣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頤指氣使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是。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釋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旣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誦此語哉。貌敬而情則疎也。聲善而中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先后。則旣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已。予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帝尊。蓋其

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疆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彊其國家也。大競之效，猶響應聲，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者，雖旣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而信之篤也。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夏之羣臣，見其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固不當先倡也。噫！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歷敘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申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準，卽前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之分畢矣。當籲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訓德者，夏之羣臣旣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焉。則乃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

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卽宅未卽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卽宅既卽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於身後。亦能持循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股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姦雄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

惟丕式以極其恭。不聞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人。羞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衆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羞刑暴德。故共政之任。亦親於其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伴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端。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用。人君盍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

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他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而爲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歷數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衛與凡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則下比於圉牧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攜僕。攜持共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庖。內饗尹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馨師尹馨。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淫巧機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

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足其閒。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繇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敍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誓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爲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亳。說者謂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則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制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前章敷敍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放而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尙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敍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統咸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感之。故罔不秉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牧之所自有。然所以俊敏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教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爲。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嘗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他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謹。其體也。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鞠。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謹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蓋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爲君。臣當一於爲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蓋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收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遠邇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建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肅殺。一闔一關。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隕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圖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周公惓惓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爲體者也。政事有大小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

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舉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壅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面用不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謹。則勿有間之者。言用之之專也。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大畀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命於天於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旣莅政矣。周公憂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惟我成德之彥。是咨是訪。不敢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常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就業而不敢肆。周公之訓。所以維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者。復深感切之也。周公嘆息而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旣王矣。汝其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譽他日之毀也。可不懼乎。譽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踧踏也。其感切成王。可謂深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乎庶獄庶謹。惟正是又之者。前旣言擇人以和獄謹。惟以正道是治之。簡

界正人。付之獄。謹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其勿誤。安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曷爲於此洊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誨者亦諄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而圖任牧夫準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釋其中焉。由其言而釋其心也。由其材而釋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者而釋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釋之者。蓋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釋之。則表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苟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圖任之得以爲法。復舉圖任之失以爲戒。國既罔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儉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晦昧微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陞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晦滅。陰陽陞降。亦各從其類也。前後用君子小人之得失。章章如此。繼自今立政者。其勿用儉人。其專擇吉士以勸勉相助我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主無他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

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旨哉。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歌謫謫王多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唯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儉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嚴惡者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兵者。刑之大也。故旣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滿於逸樂。不出戶庭。弛備忘戰。以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蠻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旣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稽其所敵。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尙恐

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巳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旣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者悉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

周官第二十二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鬪者也。先修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鬪者也。苟不先治其鬪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闈之屏，王耳，今焉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乾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固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岌岌乎若危。亂踵其後。一何迫也。是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闔闢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機也。反治卽亂。去安卽危。其閒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貳。設其參。傅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蓋雖賤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舛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畀庸謏而違其任官之材。彼惟以爲爵出於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畎畝。禹躬胼胝。相與戚嗟。官人之難。備嘗險阻。固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學之於人大矣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既原自古建官之道。復序自古建官之法。唐虞建官惟百。而謂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上古官制。於此可推也。百揆。無所不總者也。四岳。兼總方岳者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也。侯伯。逮春秋。猶襲以霸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

治道之達。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本自一源。派於萬瀆。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唐虞之治綱可識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也。觀其會通而制其繁簡也。百焉而治。倍焉而亦能用治。則夏商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者位也。非其人。則虛位也。然位之布列。其法豈真可輕哉。首尾倒置。承受參錯。雖得其人。亦何所施。成王既序唐虞夏商建官之法矣。復恐人得其徒法而不循其本也。故抑揚其辭而使識之也。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成王實用力於此。而真知其不足。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而共治之也。德君德也。祇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卽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聞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三孤位皆孤卿。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

也。天地以形言也。變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可以常備矣。何其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齊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教官之長。是爲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旣職之矣。天下之達道。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教。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敷典教民而謂之

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蓄養而寬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教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詔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平。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鄉射之節。莫非天秩。察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蘊也。後世視以爲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焉。抑不知工師之所辨。祝嘏之所詔。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祝嘏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旣皆有以待之矣。司空掌邦土。凡邦之土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

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矣。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衆。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既訓迪厥官。以立爲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內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唱和。固有彝倫。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

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陞降事之繁簡與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迪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咸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首之以欽乃攸司爲訓者蓋當是時體統旣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陵奪而定制紊矣大而侵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侵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複之也令出而誤固當遷令然所傷則旣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真不可反以意逆志讀之可也令出於君今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教于其屬亦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浸克則民懷寢深至

于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今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旣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卽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絕其萌也。蓄疑敗謀者。有疑卽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者。旣歷數莅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懵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者。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

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僞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閒。苟有毫髮之未實。安得不爲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僞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僞。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使小人作僞者。共知勞而無益。亦何苦爲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忱於權利。懷諛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其危。周視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卽入於憂危禍患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者。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或奪之。左臺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所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推賢讓能。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旣勉庶官。以推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實終焉。觀庶官之能否者。不觀諸他。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旣專以人物爲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爲風俗。此風旣成。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

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斬之澤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戒既終。復嘆息而總告之。敬爾有官者。各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卽始所謂欽乃攸司也。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尊卑卑。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由是而終乎由是也。其官其政。固各止其所。統而言之。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欲其盡心於君民。永永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有厭斁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其規摹之久大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監也。淮夷也。奄也。東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謹來賀。則威德暢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之一乎周。此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遠奄之事。義或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離師傅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潤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周公之沒也。厯臣碩輔。昭文王武王者。尙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畢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同功一體。慮其兢業循守者。或未專固。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畀之新進純慤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大老莫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

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生。成章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者。難辭也。舉斯心而加諸彼。曷爲其難乎。心則無閒然。位移而事易。非久且熟者。蓋未能不少齟齬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旣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舉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之在東郊。師保萬民。有師之尊焉。有保之親焉。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陳往而繼之。其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怨謗交萃。民不可得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從。父民方飢渴。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復示之。恍若神明。再還舊觀。宜其翕然順聽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旣勉君陳昭周公之訓矣。故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旣言此而揭之以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其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

二聲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餘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既告以孜孜周公之訓。慨然有感於周公而言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成王謂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思慕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處。反玩以爲常。不能遵奉。眞所謂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今周公沒矣。不可復見矣。前日不克由聖之悔。其可追哉。是豈特以警君陳。成王慨然與君陳共此恨也。然成王豈眞不克由聖者。特思周公之切。而自視若不足爾。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者。告之以既居人上。民之東西。惟吾所向。不可不戒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者。民既惟吾所向。則其發尤不可不密也。凡謀慮政事。若小若大。無一可忽。有所廢興。當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當紬繹而深思之。所以深謹其所發也。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己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有素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舉其前日之善。而明其可以當是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亟入告君。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順承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焉。爲人臣者。公己奉上。果成能若是。豈不甚良顯哉。蓋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

之事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尙忘己之善而皆歸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周公之訓既極其大矣。成王猶欲君陳擴而弘之者。非以周公之訓爲未弘也。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東郊之勢也。法者。東郊之法也。而我何與哉。雖然。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爲依勢作威矣。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察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方克和厥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侈。乖爭陵犯之所由起。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者。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者。言用刑之際。必懲一可以止百。然後刑焉。蓋用刑當於

其要會而不可泛施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者。長惡不悛。氣燄足以扇惑風俗之人。所犯雖細。積至于三。足以見其不悛之實。於是刑之勿宥。所謂刑之要會也。非此族也。亦豈記其微過而誅之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者。居上之道也。敏者舉睫而已傳。頑者提耳而未喻。以敏對頑。不期於忿嫉。而自至於忿嫉。坐而出令者常易。行而奉令者常難。以易責難。不期於求備。而自至於求備。惟居之以寬。而體之以恕。庶乎其免是累也。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而居上者。據事物之會。忤逆激排者交至。尤當深致力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者。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爲惡者衆。不可勝誅也。簡拔其修者而示之。乃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勸。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而謂之厚者。不觀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湎暴虐之地。而爲物之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爲薄。既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將欲遷而歸厚。是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固不從其文而從其實也。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典與我

爲二物。是猶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也。何足以動人哉。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福。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顧命第二十四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

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之召畢。內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

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六卿百官旣咸造王庭。然後發命焉。疾大漸惟幾以下。皆述顯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而愈留。恐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爲訓而出命焉。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爲然。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過教養二端而已。曰肄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而驟施於民。故必先肄習。肄習之久。理事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文武生知之聖。若不待學。而於教養之事業。肄習之勤。經歷之久。其不敢輕如此。則爲治者可易言哉。非成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爲此論也。在後之侗而下。成王自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卽逾。君

子所以毋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言疾之既殆，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傅康王，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略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慰勸導，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迺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閒，卽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誥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帷幄也。羣臣旣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內外皆掃。蓋靜以

世子於南門之外。桓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伋蓋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蓋召公命作康王之冊。曰度者。簡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爲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他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辰綴衣。黼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旂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皆陳儀物而傳顧命也。狄。賤有司也。喪之復。狄人設階。則共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辰。屏也。綴

衣、幄也。天子所以臨朝者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無明文。然牖戶之間謂之辰。天子負辰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也。是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顧命。則並陳之。所以備國容而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窗謂之牖。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賓階。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至遷就其說。謂鎬京宮室尙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曲生駢贅。適足以溺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孔安國以爲桃枝竹。鄭玄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爲此竹。蓋一物也。底席。謂蒲席也。豐席。卽筦席也。筦席。則緝竹籜而爲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黼。曰緇。曰畫。曰玄粉。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筦、纁、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雕、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夷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膚之舞衣。大貝。鼗鼓。兂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麗。千載之典刑。蓋聚見於此也。四輅在庭。所以嚴容衛。或以五輅置革。不陳。或以綴次爲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峻極。幄坐靚深。寶鎮暉華。車輅峙列。入其庭。將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劉、鉞、瞿、銳其制不盡見於書傳。然皆執威械以衛殿陛者也。畢門、路寢之門也。兩階、阼、阼賓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寢東西階之上也。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夫皆立於堂上。遠近親疎之序也。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尙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鬻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嘏。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焉。自是而始稱王。蓋受册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王而受册命。故變麻而冕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爲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祭服之裳皆

纁。今變其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可純用祭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內京師而外諸夏。名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冊。宗伯相禮。故皆服祭服。彤裳。則纁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瑁。所以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則酌酒而告先王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自賓階。皇后憑玉几以下。冊命之辭也。言大君力疾。親憑几而揚末命。所以深發其哀敬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冊辭典正嚴重如此。後世讀之。猶竦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蓋可知也。王再拜受冊。興答。退託眇末。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祇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卽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以得其傳也。王既受冊。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焉。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所以秉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答拜者。敬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飲福。嘏者。至齒。方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

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已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爲節也。諸侯出廟門。俟者。廟門卽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既宅尊位。繼卽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亟頒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恫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可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獲己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

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侯之孤卿爲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言非常禮。新履尊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答拜而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懷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倣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美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美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蓋身常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諡。故謂之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戡

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爲太子，齒胄保傅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嗣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徧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彊，大戒戎備，無弛惰而墮壞祖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此。丕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何由復務咎虐乎。不務咎若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豈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

也。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固爲吾心之未孚。若曰聖而無待於助。則狹隘私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存後之人。彼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屬矣。此乃君臣相勅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己以自利。然藩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鞠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羣公既出。卽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不在于己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聞以商民爲慮也。管蔡武庚一搖之後。懲治化養。更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爲易奪。而舊惡之再動者。蔓延連綴。尤難乎其剷除也。噫。豈獨商民爲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寢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爾。苟兼蓄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卽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般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殷命。言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周公尤謹之而不敢忽。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浸漬。入於典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也。今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矣。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回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臧厥臧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閒。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四世。正

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祇服。父師之訓。德容之威。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敍畢公之功德。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他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是以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如是也。自旌別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閭。則善者蓋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以科擇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井疆者。豈真欲絕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慕。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夫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井閭。遂併與郊圻封守而整齊之。郊遂之制。建都之始。固已畫矣。曰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曰慎固者。謹備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墮。世平則易玩。時緝屢省。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

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樸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北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象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將不能永底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訓迪而閑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

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苟惴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爲。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摩。以和爲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穫。前人之勤勞。皆虛棄矣。終之之責。爲尤重也。曰慎。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之協而底於道。則同。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浹。則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他焉。王畿。四方之本。自源流瀕。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畢公。以於此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以爲治。畢公四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命之篇。前頌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祗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三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景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景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正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其後嗣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而進膏粱也。念舊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墜

地而國從之矣。此變卻肯原降爲阜隸。叔向所以憂晉之將亡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乃祖乃父之意。周之歷其未艾乎。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顧瞻先王之臣。左右厥辟。以治四方。今無其繼。獨當重責。此所以心之憂危。若蹈將噬之虎尾。欲泮之春冰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庶幾君牙之象賢。命之輔翼。而使踐其世職也。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告以司徒之職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司徒之所以教也。自設教言之。謂之典。自秉彝言之。謂之則。皆是物也。弘敷者。大爲之防而範圍之也。式和者。從容以和而化養之也。凡此皆教也。教之本則君牙之身是也。正也。中也。所謂民之則也。民莫不有則。流動遷變。而莫或察焉。正賴夫君牙之身。教而爲之作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勉君牙之爲民作則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暑雨祁寒之怨咨。此穆王深知小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夏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既艱。

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如此。前人之爲子孫計者。既無所遺。所患者。後之君臣不克負荷而已。故勉君牙以敬明其訓。奉順先王。答揚文武之顯命。以匹休于乃祖乃父焉。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墮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復告之以守家法也。君牙位公卿矣。家法之守。興廢豈特一家之事。民之治亂在茲也。信能守家法而率循其祖考所行。斯能顯其君而有致治之功矣。克左右亂四方。是固其祖考之所行也。穆王諄諄告君牙守家法。夫豈狹之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由是而推之。其學固將有次第也。近而祖考有可法者焉。猶不之省。於其遠者何有。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陪僕警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冏命。

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徒略等。流風猶未遠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創業多憂勤。守成多逸豫。使守成而察之也。則憂勤宜甚於創業。何也。汎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之。則固有以居之也。承平繼成之主。免於阿保而坐享前人之天下。果何以得此哉。惟予弗克于德。而嗣先人宅丕后。是以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而求左右之助也。穆王其習而察者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髮櫛而苗耨之。不容一未堅正者廁乎其間也。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今必先言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欲謹之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辦哉。穆王旣述文武之

聖猶賴左右之承弼。退然反顧。益覺其質之無良。益知不可無左右前後之助。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此其求助之力也。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爾。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四體。而無所隱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治有體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苟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御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率其僚。則其僚莫不勉進君德。交相修輔。以補衮職之闕矣。固無待穆王之徧告也。使伯冏精擇其僚。則其僚莫不質厚敦樸。便佞屏跡。藹藹王多吉士矣。固不待穆王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者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既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穆王既告伯冏簡乃僚而嚴便辟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蓋自量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嬖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儉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殆非所謂任賢勿貳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真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四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寢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犴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

此書之作。蓋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皐陶作士。斟酌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皐陶之際。則有閒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爲。及其改過於血氣既衰。期頤篤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邃古。下極民情。琅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禁。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尙藏王府。故三皇五帝之事。尙見此書。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龐。開暴亂之端者。蚩尤其先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惡力旣盛。驅扇薰炙。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爲惡。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極敍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指惡爲善也。矯虔者。矯僞虔劉之謂也。惟蚩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翦絕於涿鹿。而餘毒遺孽。復爲苗民。覆出爲惡。弗用靈善。所以聖人不得已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懲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至於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之刑。自號爲法。殺戮無辜。始過爲劓。刵。椽。黥之制。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爲者。還以治之。於是刑辟興焉。使苗民未創爲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開此端。斷割屠剝之慘。秦和生育中。亦不容有此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爲一制。隨意戕殺。罔復差別。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姦宄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泯泯焚禁。顛倒錯亂。略無毫

髮誠信。曰罔中于信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誛盟者。無所聊賴。肆爲默誕。幽顯兩無所畏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跡之虐報之以墨。因極之虐報之以宮。猶空谷之報聲。咸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無世在下者。遏絕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爲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繆寡無蓋。

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然此非專重黎之力。亦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精白一心。輔助常道。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繆寡之微。亦無敢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所以得舉其職也。

皇帝清問下民。繆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苗民既遏絕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散靡常。前章所謂遏絕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謂有辭於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皋陶。象刑之敍。大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尙有遺孽餘種。爲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繫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爲治之綱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功于民。心誠恤之。而戮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絕地天通。固爲之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也。故伯夷於此降天地人之祀典。以折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川瀆。以名其州。奠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爲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旣成而殷盛。則所以防閑儆懼之者。不可廢。於是乎皋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焉。約

飭限制斯民於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教之祇德也。心之祇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爲主。故歷敍本末。而歸之于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賓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特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彞。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達也。罔不惟德之勤者。觀感動蕩而不能自己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彞者。民既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秉彞。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彞。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旣論臯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卽爲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淫。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之目也。一日敬忌。豈遽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

既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祭於大烝。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穆王將使典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爲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遵夷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爲天位之辱也。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獄者言之。未若臯陶明刑之切近。捨臯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之輕重所當施者。既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旣不得其情。斷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以亂虐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不獨。而咎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罪大而不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爲己有而斷制之。其殄滅也宜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穆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已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意之參錯。訊鞠之變遷。極天下之勞。莫若獄。苟有須臾厭怠之心。則民或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勤也。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必嘗墮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墮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者。申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他人矣。自君言之。紂之炮烙。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也。自臣言之。苗之庶戮。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臯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祇敬迎天命以承之乎。穆王以奉天爲心者也。司政典獄。能奉天命。則爲能奉穆王矣。雖人之所畏者。勿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是乃敬逆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爲體者也。天下典獄者。皆若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之者也。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獄之所繫。蓋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頒贖刑之令。言之訥而不敢易也。刑而謂之祥。好生之德。既見於發語之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邦有土者。雖有哀敬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連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殺爲功。貪吏以鬻獄爲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漢世詔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簡也。兩造具備。兩爭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過。宥過無大。蓋直貨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每降愈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故縱而宥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內者。女謁也。貨者。賄賂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

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別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爲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卽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卽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辟疑赦而爲罰。則五罰疑赦而爲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也。簡孚有衆。卽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惟貌有稽。教之以簡孚之法也。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揜。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推此而稽之。蓋有所不得遁者矣。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不經衆人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所不聽。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卽天威之所在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贖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兩曰鍰。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爲金之多寡也。五辟之疑。旣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毀支體之與捐財貨。輕重亦大不等也。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刑不增不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

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皆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者。律也。比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無僭亂辭者。既無正律。所恃以爲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僭差而亂其辭。既無定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例固有昔嘗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蓋以既無正律。察其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陞降。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前所謂輕重諸罰。有權是也。有一代之輕重。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亂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則非齊也。刑新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殫其資財。人固已極於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爲惠已多。方爲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邪。穆王於人之輸財。憫之猶若此。況於真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者。穆王憫斯民之篤。故於治獄者。獨識其真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區區辯慧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不在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理事要當並舉。非如後世以頹然土木爲長者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真情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敬之心折獄。既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澡雪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度。裁其輕重。則咸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昏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辟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論刑既終。申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既得其孚。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履之而後難。及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懼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蓋真知

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清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實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爲尤難。曰明而復曰清。蓋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值。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仄。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其所以如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效。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爲富。若可喜。計貨爲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警或肆。非所以爲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臆度揣摩。非所謂天德也。未至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苟用刑失中。不協于極。則干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政於天下。流惡爲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姓。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其語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

之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干譽。或上或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於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尊也。無疆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教之以密察之工也。屬者。繫屬之謂。以罪繫法。各協其極。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爲慶矣。又總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藹然郁然。無一損缺。當共護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五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陞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尙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

周書之所載。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卣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爲足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蓋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聞見之所熟。雖習矣而不察。猶能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慎者。維持保養。天德所以存也。德聚則升。形則著矣。昭升敷聞。達于上下。而無閒。帝命之所以集也。二帝三王之書。其始篇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體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者。隨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間。至於小大謀猷。罔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己者。不足以與於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厚。故成康以降。懷而不忘。傳世襲位之多。意味初未嘗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已。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我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膏澤殄盡。而無餘故也。使尙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寄。又內顧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傍徨不知所爲。所望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誰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

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宣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喜之深，稱之屢而不能已也。昭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真能踐此語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許之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也。汝多修扞我于艱，文侯周旋扞衛，其功固多。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予嘉，因褒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抵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彊君德。燕昭王，小國之君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苟有是心，則千里之外應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其終於東乎。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之中。而參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

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匪紹匪遊。徐方釋騶。載於常武。自成王至于宣王。其叛其服。繫國之興衰。每有一變。朝廷爲之搖動。殆非小寇也。曲阜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量周公之淺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戎狄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敕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楯亦所以捍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窄。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牯。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獲。窄。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賈。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蓋師行遇風。替亂奔逸。雖非所常遇。然衆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基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爾。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幹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雖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馴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

秦穆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

出師之名曰伐。發其謀也。正其受兵之國曰鄭。誅其心也。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歸作秦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如此。書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筆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爲言盡也。盤之爲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惟不能使人皆然。此憂患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是言也。穆公疇昔固聞之於此。而謂之羣言之首。蓋歷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固無事之國也。無故冒利興師。自取禍敗。鄉師而哭之際。憂沮困辱。果安從生乎。於此時而味此言。信乎其爲羣言之首也。責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俾曰艱。非真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爲此言也。責人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苟私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則聞規聽諫。亦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違之迹。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消除滌治。俾略無扞格。沛如順流。其爲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怨自艾。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然思之。切而進之勇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敍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語辭也。如抑鬯弓忌之類。

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己而違之。非不知其爲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病之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稽謀黃髮。始無所失。蓋經事歷變。知老成之真可信而益知私情之不可徇也。尙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旣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能不欲。自喜。截截巧辯能移人之辭者。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謂其徒實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旣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自此將廓。然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其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萌也。儉邪。讒佞之徒。雖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疑。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意於庸革之間者也。惟潛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而言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慤。而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

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遂也。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未遂。雖欲自己。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當穆公作誓之時。百里奚蹇叔蓋立於其朝。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豈非善端初復。略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共此。而於二三臣者。意有所未足乎。嗚呼。當是時。安得真儒大人。迎其善端而充之。

邦之机陷。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穆公誓衆之終。慨然興歎。以謂邦之机陷。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懷。亦庶幾一人之慶。非他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勤勤懇懇者。豈徒爲觀美哉。蓋無非誠心實語也。漢唐之君。怠於爲治。反待其臣。挽引督趣。而猶不知勉者。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語邪。

